

录

小鸟这样飞翔
人和酒
丹青引
秋山又几重
相知
风正一帆悬
一路芬芳满山崖
壶中乾坤

丹青引

DANQINGYIN DANQINGYIN

山谷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丹青引

山谷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本报告文学集是江苏中年作家山谷近年来在文学园圃里辛勤耕耘的结果。这些作品，题材广泛，立意深刻，有锐意改革屡遭挫折的企业家，有在舞台上用辛勤的汗水浇灌艺术之花的演员，也有为艺术而备受磨难的画家、艺人……在这些人物身上，作者倾注了无限的深情，寄托着无限的希望。

这些作品文笔潇洒飘逸，情节跌宕生姿，读后韵味无穷。

丹 青 引

山 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市富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9 1/8 插页2 字数146,000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70

ISBN 7-5306-0048 -6/I·48 定价：1.50元

目 录

风正一帆悬.....	1
一路芬芳满山崖.....	21
从舞台到讲台.....	47
行欲方而智欲圆.....	60
苦难是艺术的学校.....	68
相知.....	83
秋山又几重.....	116
丹青引.....	132
壶中乾坤.....	153
小鸟这样飞翔.....	181
人和酒.....	218
扬帆.....	243
耆莹之年.....	264
后记.....	286

风正一帆悬

机缘是重要的。

一件小事，一次巧合，一本书，一场电影，甚至一席谈话，都可能导致一个人生活道路的变化。就象江河溪流，中途的一块礁石，一条汇合而来的溪水，一次突然的地质变化，都可能会使它改道，或者堵塞，或者流入地下，在无尽的黑暗中汨汨流淌。

机缘，换句带点宿命色彩的说法，就是命运。

世界上偶然的因素太多了，许多人奉命运若神明，可是，机缘——命运，对于她来说，具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据说，宇宙中存在着质量大得惊人的黑洞，能把靠近它的一切物质吸进去。生活中，拍电影、上银幕，就仿佛是个黑洞，一些痴男痴女挨着它就魂不附体。有人费尽心机，使出浑身解

数，千方百计纵身往里跳。她呢，却象个腼腆的乡下小姑娘，面对命运奉献给她的鲜花退后三步，胆怯地摇摇头，反而有些惶恐不安。

为什么？只因为一颗对艺术追求的心是那样坦诚，对名与利是那样漠然……

截然不同的努力

432次南京——济南列车缓慢地启动了。

盛夏的南京，这个长江岸边著名的“火炉”，因天气异常，大雨浸淫而变得凉爽宜人。车厢里弥漫着湿重的水气，她挤进乱哄哄的过道，寻着座位坐下来，阖上眼睛，不觉长吁了一声。

她内心的平衡被打破了。

她长得纤秀、水灵，额头如大理石般光洁，鼻梁挺直，一双大眼睛顾盼生辉，个头不高，是副小家碧玉的扮相，完全不象个山东姑娘。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上了银幕，在电影《精变》中扮演狐仙——小翠，以后约她去拍电影和电视的邀请纷纷而来。湖北电视台《魏征》剧组邀她去扮演郑淑玉小姐。领导同意了，她在一式几份的合同上，签下了颇有点男同志笔意的“魏慧丽”三个字。不久，她来到了六朝古都南京拍片。就在今天上午，在南京后宰门省团校的招待所里，她接到了家里——山东省京剧团来的长途电话。

“小魏呀，”电话里传来数百里外剧团领导的声音，清晰、亲切，又不容商量，“明年初剧团要去香港，那边派人来商定节目，指名要看你的戏。你请一个星期假，回来一趟，尽快！……”

遵命行事。她知道这是《精变》在香港上映后反应不坏，那里的人得知她原是个京剧旦角演员之故。

列车不急不忙地行驶，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咣当、咣当的声音分外迟重。窗外，黑暗终于吞没了一切，车厢里的旅客都已东倒西歪，发出轻微的鼾声，她却毫无睡意。电影、电视观众多，面广，影响大，比京戏强多了。演京剧的有造诣的演员，除了京戏迷外，有多少人知道？特别是年轻人，其知名度远不及演了一两部电影就被捧为新秀的那种“奶油小生”、“洋腔女士”大。电影是艺术，京剧也是艺术，为了京剧这门艺术事业，她从九岁起就投考了山东省戏曲学校，直到十七岁戏校毕业，进山东省京剧团直到如今，从没有离开过舞台。“改行吧，改行！”她脑子里不时有这样的声音出现。改行当电影演员的不少：向梅原是学建筑的，斯琴高娃原是报幕员，邵慧芳原是芭蕾舞演员；京剧演员改行拍电影的人还少吗？吴海燕拍《海霞》后就从福州部队京剧团转到上影厂了，王馥荔原是江苏省京剧团的

同行，现在调到话剧团不断外出拍片了，最近屡上银幕的那个胖圆脸，一笑有酒涡的惠艳娟，原也是南京市京剧团的旦角……可是魏慧丽下不了这个决心，虽然自己很喜欢电影这门艺术。在这样的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她不能不认真考虑。她正处在京剧旦角表演艺术的最佳年龄和最佳状态上，这意味着什么？她完全清楚，领导对她说：“你的戏越演越好，路子也越演越宽，这有公论。你自己千万要珍惜，甘蔗没有两头甜……”那末就象目前这个样子，一会儿参加演戏，一会儿拍电影、电视？一想到这，她不禁下意识地摇了摇头。电影（电视）和京剧，多么相近又多么相远的两门艺术啊！电影表演最接近生活真实，要求逼真，象生活中的一回事，不能夸张过火；而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是写意性的，唱念做打并重，多用虚拟性的程式动作。她有这个经验体会。

一九七五年，剧团排现代京戏《平原作战》，她扮十八岁的小英。第五场，排小英悲切哭母时，她真的动了感情。妈妈在一年前不幸病逝，她常常在睡梦中见到母亲慈爱地抚摸自己。一想到此，不禁悲从中来，声泪俱下，喉咙发紧，眼泪糊了一脸，一句唱词也唱不出来。戏没有排下去，导演要她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如果是拍电影呢？那是再好不过的表演，越动情越好。

八一年，她在苏州网师园内拍《精变》中狐母要狐仙小翠离开元丰回去的一场戏。雷鸣导演习惯是在实拍前现场说戏：“小翠眷恋人间生活，爱恋元丰，不愿随母亲回到寂寞的天宫去，哀求母亲同意她留下来。要流泪，有真情实感，不能流露出虚拟的动作。”她点了点头，稍稍酝酿了一下情绪就站到摄影机前。她又想起了已在九泉之下的妈妈，泪水下来了……随着摄影机轻微的转动声，导演一声令下：“好！”仅仅几分钟时间，戏一次拍摄成功。这以后，她完全进入角色了，吃饭，走路，说话，仿佛都是一个真正的“狐仙”小翠。

成功与失败，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

《精变》拍完了，她回到剧团，站在舞台前，猛然觉得天地一下子缩小了，悬挂着几重帷幔的舞台变得有些陌生，站在台上一举手一抬腿竟是那么不自然。她惶恐不安了，别人也投过来疑疑惑惑的目光。不久，剧团南下演出，为了演好戏，改变几近一年的拍电影时习惯了的表演方式，她花了比往日排戏多好几倍的力气。在紧锣密鼓的节奏里，重温以往那熟悉的一切：台步、念白、虚拟而又夸张的动作。一切都是过量的汗水和加倍的辛劳！在上海劳动剧场，买山东省京剧团戏票的人排成了一字长龙。领导临时要她上

演《拾玉镯》。她没有拒绝。这是她以前演过的老戏，但已好久没有排了，加上又是在上海，这个文化高度发达，观众欣赏能力特强的大城市演出，她不能掉以轻心。休息了，别人都从从容容地到南京路上去买东西，逛大街，抱回一包又一包给丈夫或妻子、小孩的礼物，她却穿上练功服、垫跟彩鞋，一遍又一遍地“数鸡”、“喂食”、“纳鞋底”；晚场结束了，紫红色的帷幕沉重地合上后，空荡荡的大台上，她这个“孙玉姣”又和“傅朋”、“刘媒婆”一道合排。时钟敲了十一下，敲了十二下，她才和同伴去剧场对面小巷里的通宵服务小店去吃夜宵……这样几天下来，毫无疑问，戏是演成功了，人也瘦了一圈，脸色苍白，象生了场病……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舞台上，她又潇洒自如了，象鱼儿在水里一般。可是，她又要去拍电视，又要去作不同的努力。站在湖北电视台的摄像机前，乌髻高挽，身著宽袖长衫，宛如一个容貌绝代的宫廷小姐，那种在《精变》剧组所培养出来的、而今已被摒在一边的艺术感觉，却久久地呼唤不回，舞台上的那一套却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她又要加倍地去努力，去追索，去提高！在招待所，在船舱，她格外认真地研读剧本，揣摩人物性格，在瞻园厅堂，在明孝陵神道，她全然

忘却了自己。

成功的欢愉，失败的苦恼，是每个倾心艺术的人都必须经受的感情磨练，就好象搏击大海的弄潮儿，得时时在波峰和浪谷中沉浮一样。如今，一声传唤，她又要回到舞台上，把一个多月来酝酿充分的情绪，和重新梳理出来的感受搁一搁，去重操旧业；而一个星期后回返这座大江边上的古都时，又得再作相反的努力！

以后，演戏，拍电影；拍电影，演戏……

在影、剧之间，她，二十九岁的魏慧丽在经受两种艺术的不同冲击和带来的各种考验。路本来就不好走，对于她，似乎更加不平坦。“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呜——呜！”火车长鸣了数声，是要进站了，还是刚刚从一个小站启程？

就怕自己不自信

魏慧丽对京剧艺术有着深厚的感情。她从小就爱说说唱唱，玲珑可爱得象只小白兔。进了戏校学花旦，受到了严格的训练。练兰花指时，走路、休息、睡觉，尖尖十指都得翘成兰花状；上形体课，双手兰指卡腰，时间稍长，便有懈怠，腰一松劲双肩不觉下塌，正在用木棍击鼓的老师骤然停手，厉声呼喝：“魏慧丽，把手伸出来！”

伸出来的手不成兰花形，“啪”的一下，棍子重重地打在手心，她嘴唇一哆嗦，疼得眼泪都快下来了，但又不敢吭声，揉揉手，咬咬牙，又乖乖地兰指卡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从此以后练功再也不敢松懈，她一辈子也清楚记得这次挨打。

七〇年从戏校毕业以后，她相继成功地在《红灯记》中扮演过铁梅，在《红灯照》中饰田小燕，在《平原作战》里饰演小英。后来，传统戏上演了，一些中、老年演员正逐渐恢复和显露出他们的艺术“底子”，而年轻演员确实一时无法与之比肩，有人断言她“演现代戏行，演传统戏恐怕就不适合了……”

剧团的姑娘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出嫁了，宿舍四楼空了，魏慧丽一人独占一大间房。除吃饭、上厕所外，她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里。

吊过嗓，她双手着地，头朝下，左腿一用劲，双腿翻上去靠在墙上拿大顶。她问自己：

“我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吗？”她争强好胜，不甘心在艺术上平平庸庸，在艺术上默默无闻是最大的难堪。平时话不多，不爱叽叽喳喳的她，心里却在使劲：“不，我绝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她练身段，练道白，练台步，也对着镜子练眼神，自己给自己打气，“不怕别人贬低我，最怕的是自己不自信！”她要搏击，象鹰隼到蓝天中

翱翔，象战士渴望上战场，象宝剑在匣中铮鸣，要一试锋芒！

七九年夏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推出了第八轮节目，内有大型历史京剧《谢瑶环》，杜近芳主演，还有北京京剧院、中国京剧院的一大批名角主演的传统戏。魏慧丽按捺不住自己，自费进京观摩。

在北京灯市口的亲戚家放下东西，她直奔中国京剧院，找到原在“山京”的沈健瑾。

“来玩？”沈健瑾打量着长成大姑娘的小同事。当年自己在《奇袭白虎团》剧中扮崔大嫂时，小慧丽演的是小顺姬，在第一场戏中，还要“严伟才”抱呢！

“不！”小慧丽摇了摇头，“来找你，学戏！”

小魏没有盲目进京，她在家就充分估摸了自己的能力，打好谱来学《卖水》、《春草闯堂》、《红娘》。为了学得更有成效，她曾跑到母校去，跟高明华、刘晓兰老师大致学了《卖水》中的念白、唱腔、圆场、蹉步。

沈健瑾正演《卖水》，她毫无保留地一招一式、一颦一笑地给自己的小同事详细说戏。以后又把她领到刘长瑜面前。刘长瑜是名角，《卖水》是她的看家戏之一，她谦和得象个大姐姐，把小

魏领到后台，让她看自己如何化妆，不厌其烦地点拨，还帮助买前排戏票。

在人民剧场、大众剧场门前，小慧丽夹在老头老太中间排队买票，一块钱一张。她连续看了孙毓敏的《红娘》《金玉奴》，杨秋玲的《杨门女将》，杜近芳的《谢瑶环》，赵荣琛的《荒山泪》，而刘长瑜的《春草闯堂》、《卖水》则一连看了好几场……

她把录音和剧本带回济南，又把自己关进了那间大屋里。《卖水》这出戏舞蹈、唱腔全在节奏里，却无人帮她操琴。她决定不麻烦人，化了两百多块钱买了台录音机放在小柜上，掀扭一按，跟着录音机里的节奏背戏。

她装扮“梅英”，在京胡和板鼓声中，一句“如此待我表来！”的道白后，边唱边舞：“行行走，走行行，信步儿来在凤凰亭，这一年四季十二月，听我表表十月花名……三月里，依哪依呀呼哪依呀呼哪呼嘿，是清明……”表花名一段南梆子，唱到三月喘不过气来了。三伏天，窗外辣辣的太阳，暑热异常，屋里空气不畅，闷蒸难当，汗如雨下。不是“就怕自己不自信”吗？搞艺术的人很重要的气质就是有自信心，连自己都不能征服，还能征服观众么？她天天练增大肺活量，去适应天气，战胜胸闷。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天，空寂的走廊上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小慧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个大嗓门未进门就喊，“明年一月份，省里举行青年会演。”“真的？”小慧丽真正高兴了。由于她勤学苦练，她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卖水》里的小梅英越来越天真活泼了，完全可以打出去；《春草闯堂》、《红娘》二戏也开始升堂入室了。望着好心朋友鼓励的眼神，她的眼眶有些润湿了，就盼着有机会亮亮身手，去和别人比试比试，让人评头品足，经受摔打。

岁暮临近了，济南城降下头场大雪。山东省京剧团小礼堂里，《卖水》彩排过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同志找到了魏慧丽。她就是小魏新近拜的师傅——余砚霞。她问自己的徒弟：“下个月会演，你上什么戏？”什么戏？这不是摆在这儿了吗？魏慧丽睁着那双分外漂亮的眼睛，不假思索地说：“《卖水》！”余砚霞沉吟了一会，说：“我看你演《春草闯堂》好，怎么样？”

魏慧丽不作声。她对《卖水》太有信心了，大家也是这么说，而对《闯堂》，虽说也娴熟自如，但自觉毕竟不如《卖水》，但她不便说话。余师傅是她崇拜的长辈名角，她常常看她的戏，但两人不在一个队，余砚霞在一队，她在二队，平素没有往来。在拜师风中，余砚霞竟主动把她

收为徒弟，她为此十分感动，她不能拂老师的意，老师也许有老师的道理。“就这样定！你准备准备，排一遍！”余砚霞不等徒弟回话，自顾自走了。魏慧丽愣住了：一出戏往往要排几十遍，甚至上百遍呢，只合排一次怎么行？况且离会演只有一个多星期！

合排之后，自己这个“春草”到了什么程度，魏慧丽的心就象浮在空中，漂在水上一样。

山东省文化局、戏剧家协会山东分会联合举办的“青年会演”开始了。省歌舞团礼堂里座无虚席，前排一字儿坐着评委会的成员。魏慧丽的《春草闯堂》安排在上午。她有些闷闷不乐，这显然是不重视她。剧团演出多在晚上，演员们都惯于如此。上午不开嗓，又不合习惯，效果会好么？评委们预测的可能得奖的名单中，也许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姑娘。

魏慧丽演出时使上了最大的努力，但仍心中没数。戏刚完，她就披上大衣，默不作声独自走了。谁知，评奖委员们一碰头，全票通过魏慧丽为旦角表演一等奖。在山东剧院举行的隆重的颁奖仪式上，她激动地接过了奖状。

命运敲门了

魏慧丽以自己的刻苦努力，使别人，包括自

己的同行和领导刮目相看了。她的“梅英”、“红娘”、“小青”、“春草”、“孙玉姣”先后都得到称赞。

团里决定排《李慧娘》。这个戏的最早本子是孟超写的，北方昆剧院演出，后来上海京剧院有一个修改了的演出本，“山京”用的就是上海的本子。苏州市京剧团的胡芝凤演出此剧名噪一时。这不是花旦戏，团领导还是选定她扮李慧娘。魏慧丽着实高兴，能演好这出戏，就表明自己的戏路子越走越宽了。李慧娘的戏重，光是用足尖倒退的“蹉步”，左冲右突的“圆场步”，双脚变换人字形的“云步”和绕过整个舞台的大圆场就令人汗流不止。“冤气冲天三千丈！”的一声拨子倒板，然后一身白的鬼魂倩影，飘忽得象一缕轻烟，花旦、刀马旦的各种圆场功和腰功、武旦跌扑翻滚的毯子功，大幅度、大运动量的舞蹈动作，更非一朝一夕可以练就。

九月的济南城，秋高气爽，别有一番风光。

《李慧娘》排练告一段落。这一天，魏慧丽接到一个电话。晚上，她在一位朋友的陪同下，走进了济南旅行社大门。命运女神向她微笑、招手，这也许是她一生另一条艺术道路的开始，要在另一条艺术的长河中扬起风帆。但她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走过铺着红地毯的过道，推开一间客